

保育，不能紙上談兵，課堂上的理論也終歸只是理論。當學生走出課堂，才發現保育不易，能由熱心的保育分子推動，成敗卻全在公眾。香港幾名大學生，遠走印尼協助保育瀕危海鳥，他們走在前線，和當地人暢談，發現保育和發展的拉鋸處處俱在，唯有教育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他們回到香港，馬上向大人、中、小學生籌組本地的觀鳥團，為的不只是守護雀鳥的樂園，更是為了讓大眾對大自然的生機多一份愛：「知識未必是保育的關鍵，唯有愛才是。」

撰文·關靜嫻 攝影·周耀恩 插圖·小丁

守護雀鳥的樂園



前線的保育工作，許多時由搜集資料開始，為確認瀕危海鳥的棲息地，他們每天都花大量時間在船上監察。

守護中華鳳頭燕鷗

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環境保育的Giovanna，於去年1月至3月參與了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野外生態保育大學生贊助計劃，學生跟着Birdlife International國際鳥盟遠赴印尼研究及保育瀕危的中華鳳頭燕鷗，瞭解牠們的品種、數量以及評估牠們面對的威脅。為Birdlife這類NGO工作一直是Giovanna的夢想，她之前亦一直為香港濕地公園擔任生態導賞員，想不到這次親身參與保育，卻發現保育原來遠較想像中複雜，不是有知識、有熱誠便能做到。

「一個保育項目，最重要是溝通和協作。這次保育中華鳳頭燕鷗，全球數量只有約五十隻。我們由國際保育組織帶領，要和當地保育團體合作，再聯繫當地政府，還要和當地生活的民眾溝通。任何一個環節溝通堵塞，便成不了事。」Giovanna有感而發。

Giovanna指他們跟隨保育團體工作，首先會按得到的線索在中華鳳頭燕鷗有機會出沒的水域守候，除了食飯和睡覺，幾乎都在海上「守株待兔」，同時瞭解中華鳳頭燕鷗棲息地面臨的威脅。經過漫長的水上生活，Giovanna不單發現自己有點暈船，更明白所有保育數據得來不易。

「之前在香港，我接觸的都是濕地棲息的雀鳥，這次的觀察對象卻是海鳥，很有新鮮感。中華鳳頭燕鷗的數量只有五十隻，出發前我心中打定輸數，以為會見唔到，想不到旅程中真的有幸見到其中一隻，更目睹了很大的軍艦鳥在頭頂飛過，至今仍然十分震撼。」

Ava（左四）、Giovanna（左五）和靜宜（右三）三個女孩子遠赴印尼做保育，即使語言不通，仍馬上和當地人打成一片。



未發展的珍貴與矛盾

然而，在整個學習過程中，最令Giovanna有所感悟的，卻不是看到瀕危鳥類的驚喜，而是來自當地人的訪問。接觸當地人，是Giovanna她們的主要工作之一，她瞭解當地人的教育水平不高，未必會明白何謂保育，因此每一次溝通都要瞭解他們的意識和世界。

「市民的角色永遠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們一定要親自和他們交流。特別是我們棲身的那個村落，當地很希望能發展成旅遊城市，成為第二個沙巴。我們要瞭解他們的經濟需求，提出建議，和政府一起商討。我特別高興聽到有捕雀為生的村民，今日成為了導賞員，雖然這只是小小的一步，卻教人鼓舞。」

保育，不是周圍同人講「這真的很重要」便能做到。香港每一個環保議題都是保育戰發展的拉鋸，在印尼也是如此。和Giovanna一起前往印尼的還有城市大學修讀生物的Ava，她很欣賞印尼自然質樸的環境，喜歡當地雀鳥成羣，更為繁星夜空所驚嘆。「觀鳥區離市區有一段長的路程，然後我們途中有短暫下車休息，豈料一抬頭，便看見滿天繁星，這在香港已經再也見不到了。」Ava指她很希望當地能保有這份自然質樸，但又明白當地人很想發展旅遊，當地的環境隨時改變，心中充滿矛盾。

「我們常提倡平衡，但平衡也不是易事。」



要前往南生園，其中一路線需要乘搭橫水渡，對許多學生而言是十分新鮮的體驗。

由印尼轉戰南生園

回到香港，Giovanna和Ava把印尼學到守護雀鳥的觀念帶回香港，但他們的行動不再是統計數字，或是促請政府擴大保育範圍。而是他們在旅程領悟到的最重要的工作，那就是公眾教育。他們組織了一個南生園觀鳥團，帶領公眾坐橫水渡，提供望遠鏡，教他們辨別南生園上棲息的各種雀鳥，不求市民能認識幾多，只希望能種下一點點喜歡和好奇，在參與者的內心自由萌芽成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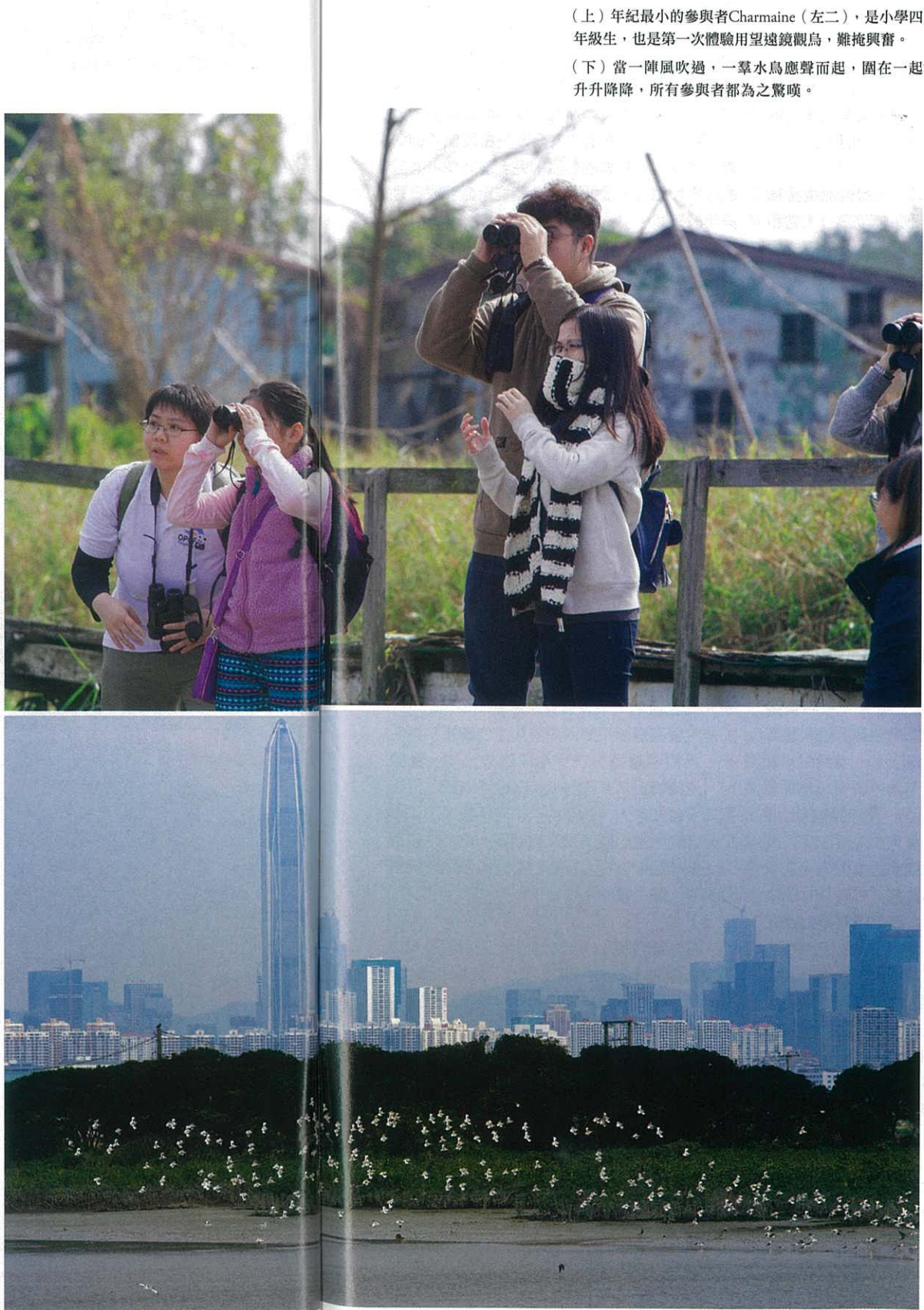
「只要有點欣賞大自然，便自然會有下一步。我最希望公眾知道，大自然是環環相扣的，你不能只保育一隻蝴蝶，一種魚類，或是一個泥灘，而要照顧的是整個生態。」

近年有不少香港都市人會出走城市，但卻為野外帶來垃圾等衛生問題，許多攝影愛好者來到郊野玩無人機，墜落的機體，亂飛的軌跡，全都嚴重影響郊野生態。Ava認為愛上大自然是第一步，即使是最初保育意識不足，但只要真心欣賞大自然，便自然學會第二、三步，做得更多。

到南生園觀鳥的團友中，有兩位來自九龍華仁的中學生——古浩明和呂家耀，他們是學校生物學會的學生。他們是頭一次參與觀鳥活動，最初還以為要時時抬頭望天觀鳥，來到南生園，才發現雀鳥原來時時停留在水邊，遠看一式一樣的鳥兒原來是不同科類，原來離城市這樣近的地方，有這麼多雀鳥棲息。

「政府真的唔應發展濕地」，在觀鳥團中，他們有這樣的體會。

兩位學生，有認為政府對地產商讓步太多，有認為政府應該把發展郊野公園的選項押後。來到南生園，他們都明白到大自然本身有其作用和重要性，不是隨便能捨棄的存在。



（上）年紀最小的參與者Charmaine（左二），是小學四年級生，也是第一次體驗用望遠鏡觀鳥，難掩興奮。

（下）當一陣風吹過，一羣水鳥應聲而起，圍在一起升升降降，所有參與者都為之驚嘆。

「神話之鳥」——黑嘴端鳳頭燕鷗

Giovanna她們到印尼保育的黑嘴端鳳頭燕鷗（「燕鷗」），也稱作中華鳳頭燕鷗或黑嘴鳳頭燕鷗。燕鷗一度被認為絕種，直到2000年才在台灣馬祖列島上再次發現其蹤影，故有「神話之鳥」之稱。燕鷗現時為全球最瀕危的一百個物種之一，估計全球總量仍少於五十隻。燕鷗最特別的地方是其黑色鳳頭，而喙部則呈黃色，尾羽似燕尾般開叉。現時全球有三處燕鷗繁殖地，分別為中國福建省連江縣馬祖地區、浙江省韭山縣及台灣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，但在菲律賓、泰國、印尼等地曾發現牠們的蹤影。

有關野生生態保育大學生資助計劃

計劃由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贊助，目標是透過提供親身參與前線工作的機會，讓更多香港的大學生投身保育工作。除了保育黑嘴端鳳頭燕鷗，該計劃共資助了7間大專院校的學生，參與考核長江江豚、菲律賓儒艮還有印度紅冠枝背龜等項目。



漸漸擴大的小圈子

Giovanna也認為這次組團十分成功，雖然要行一段長長的路程，但她見到不論是中小學以至大學生，都踴躍參與和發問，會好奇雀鳥的種類和習性。當然，來報團參加者大多本身已很喜歡大自然，但他們相信人和人之間的感染力，這個圈子會不斷擴大。

「就像我。」分享的是靜宜，她在教育大學修讀社會科學，之前沒有試過觀鳥。但當她和其他大學生一起遠赴印尼，看到那些觀鳥的愛好者一起熱烈討論和研究，她深受感動。「當時我想，自己能否和他們一樣呢？由於我喜潛水，於是回港便買了水底的guidebook，自己努力去研究，所以人和人之間，其實是互相影響的。」

可能，保育的圈子暫時仍然很細；可能，喜歡觀鳥的仍是少數；可能會支持保育的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。但當我們互相影響，受教育的大學生回來再教育他人。我們始終有望能守護雀鳥的樂園，也能守護其他重要的生態。

就讀九龍華仁書院的古浩明（右）和呂家耀，第一次參與觀鳥活動，令他們反思生態和城市發展的平衡。

